



四書匯纂

孟子

一

仁
2673
24-11



仁12
2673
24-11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

作鄒本受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邵

等書亦皆云親受業於子思未

之門人無顯名於後者而孟子

於子思者為是而集註兩存其

傳授心法開示蘊奧如此其至

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游梁

成固猶在其後也况孔子夢奠

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

人而集註以為子思之徒於論

語序說止稱門人蒙引此段

大正十年五月廿四日
周李氏書畫
贈

今斷從子思之門人若得親受業於子思不應七篇全無所
 述而但曰私淑諸人述朱兩賢果相為師弟問答必多何無
 一語及之孔叢子雖有述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
 設為問答者然不足信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則往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
 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論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曰
 豈知孟子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
 子者哉

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
 滑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
 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滑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
 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
 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
 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仁山金氏曰齊宣王伐燕孟子所
 見也謂為滑王者荀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

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文公尊孟子者
 序說及集註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為差雖曰疑以傳疑
 而後世將以為實又曰伐燕事孟子最詳其次戰國策蘇秦
 在燕與其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代
 代為齊使燕燕王問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以激
 燕王而厚子之也於是燕王以國讓子之三年大亂儲子謂
 齊宣王因而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係之宣主也但年表以
 噲死齊大勝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係之宣主也但年表以
 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滑王立四十年通鑑則
 下減滑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
 齊之事語錄疑考他據故履祥以為伐燕雖微戰國策亦當
 以孟子為是况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紹聞編觀孟子篇
 首即載見梁惠王諸章則先游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
 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
 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不合退而與萬章之

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

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文集問序其辭又第四章云而集註於滕文公篇首章云門人不能盡記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銘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矣又曰近綴緝可就也論語便是記老直是把握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幹轉幹後直見得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理分明不能此如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

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文集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遠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存於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蒙引此語出原道篇其小而上文已歷歷指數而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云云按韓子此語則是字已自有所指而程子朱子却又云云者何也豈都不觀其言意所自來耶又曰堯以是傳之舜此一段又見於送浮屠文暢師序其畧曰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躬行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云云依此說見得皆未及此心之體處故朱子嘗謂韓子徒知用之可及乎天下而未及此心之必本於吾心愚按蒙引前一條見昌黎補腦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太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

敦復堂

則非也。荀子極偏駭，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為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惡勞，有疾惡焉，有耳目之欲，好聲色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義理。而歸於善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與後告子論性大指與荀揚畧同。○文集韓子謂荀揚大醇小疵，非是。就他論性處說，只是說其與田駢慎到申不害韃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為大醇耳。韓子只是說那一邊，然以這邊觀之，則濶不着。故覺得為非。若是會說，就分金。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秤上說下來。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

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

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

○文集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博是就該貫處說。否曰：韓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問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慶源輔氏曰：韓子但言孔門諸子，惟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軻，然不言其所以得傳之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為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內者深篤，確實觀其啓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此聖道之所以終傳而有子思、孟軻之學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

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

為此也

新安陳氏曰禹治洪水孟子闢楊墨洪水溺人之身楊墨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則闢楊墨之功

豈在治洪水下哉○韓子諸條從集註本附錄序說左方

精義綱領

合論語孟子者已列論語卷首惟專重論孟子者另列是書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

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慶源輔氏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以其行處言學已到聖處以其知處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

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

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化有露圭角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此其權度審矣

○孟子有

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

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

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

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

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

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慶源輔氏曰時固不可不識記言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此識時者也與程子所論顏孟之意同若不識時則以數聖賢之道為不同矣孟子謂孔子為聖之時又論禹稷顏回曾子子思同道且曰易地則皆然孟子可謂識時矣則其以道自任者宜也○孟子有些英氣才

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水與冰。冰非水。水非冰。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慶源輔氏曰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自是好底氣質。若消化未盡。猶有圭角。則有時而發。學要變化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方始是成就處。又曰言心聲也。德之符也。有德者必有言。若就言上看。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蘊矣。玉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寶。人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聖。其理一也。○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只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

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又曰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拔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為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而已矣。紹聞編考前哲如溫公諸人皆不能無疑於此。此實孟子中一大義。讀孟子者不可以不先知也。愚按此條精義不載從紹聞編採入。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朱曰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文意不全故語若有病蓋知性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真知性之為善而不疑耳○慶源輔氏曰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其語亦失之太快觀大學正心之後修齊治平更有工夫在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

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亦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

作處天地懸隔輔氏曰此句判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為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

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九經尤長於詩書非也趙岐未為知孟子者焯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請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孟子精通於易揚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伊川云

由孟子可以觀易晁氏曰岐字臺卿後漢人為章指折為十四篇其序云軻戰國時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絕又為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洪深似非

孟子本真也。按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揚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嘗得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軼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耶？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語類陳文言：孟子趙岐所記者，去彼得此。曰：做得絮氣悶人。東漢文章皆如此。又曰：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語類綱領

內多合論語孟茲特載其專重論孟子者必合論語卷首所載參之乃備

孟子要熟讀論語却費思索。孟子熟讀易見益緣是他有許多答問發揚。○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自一義。故用字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論語

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皆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無傳。○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如檢死人相似。必有箇致命痕。孟子段段有箇致命處。看得這般處。出方有精神。須看其說與我如何。與今人如何。須得其切處。今一切看得都困了。○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

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又以手作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世間只有箇闔闔內外。人須自體察取。○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先轉千百回。便自然純熟。某當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覺得意思淺迫。到後來放寬看。却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底文章。某因熟讀後。便自此也知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脈貫通。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閑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孟

子全讀方見得意思貫。某因讀孟子。見得古人作文法。亦有似今人簡架。○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文蔚曰。他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曰。此猶是淺者。其他自有妙處。惟老蘇文深得其妙。○問孟子比論語却易看。但其間數段極難曉。曰。只盡心篇語簡了。便難理會。且如義氣一章。被他說長了極分曉。只是人不熟讀。○因言讀書法。曰。且先讀十數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又得一二分。又如讀正文。又得一二分。向時不理會得孟子。以其章長故也。因如此讀。元來他章雖長。意味却自首末相貫。又曰。凡看文字。端

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脚進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聖人言語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難見若果會着心而看道理不出則聖賢為欺我矣

孟子序說卷終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一

金壇後學王步青輯

子士鼇編

孫

維甸尚舍校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營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

惠王魏武侯子其先周文王庶

子畢公高封於畢後絕封為庶人至畢萬事晉獻公伐霍有功封於魏列為大夫從其封邑為魏氏萬生武子歷數傳至桓子與韓趙共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城少梁與韓趙列為諸侯文侯之子武侯都安邑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武侯卒子罃立僭稱王是為惠王徙都大梁○東陽許氏曰孟子至梁時魏尚為侯此章稱之為王

孟子集註

卷一 梁惠王上

一

敦復堂



乃著書之時追書耳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相王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按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

至梁或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獨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故史記以為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語類此是梁惠王招之而至孟子出處必不至錯○愚按行道自是孟子本懷適惠王招賢以禮來聘故既不可不答其禮而亦將由是以行其道此開章所以太書特書為七篇之冠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吳氏程曰叟非絕句當連下文○仁山金氏曰古人尚年以叟為相尊之辭非必有是年

也王所謂利益富國彊兵之類西山真氏曰當時王道不

已故惠王利國之間發於見賢之初○湯霍林曰梁王之非不止在利又在利吾國三字他日曉得有吾便不知有大夫士庶故孟子急以仁義挽他仁義便是大公無我之心○精言亦將有以是信其必有不是疑其未必有是幸其實有不是揣其或有按此方是於其遠來急起而迎之之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精義明道曰仲尼言仁未

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或問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

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
 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也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
 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
 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然也夫體用而不可混者
 為用也豈可以混而無別哉然又有一說焉以其性而
 言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則皆用也陰陽言其性而
 義體而仁用也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
 交羅惟其所宜而莫不各有條理焉程子之言蓋特舉其
 一耳曰義以制事而言則固外矣而程子非之奈何曰義
 之為用則固施於外矣若其施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
 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內外之別學者所宜明辨而熟
 察之也語類問德與理俱以外之別學與宜俱以用言否
 曰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却是
 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揚雄言義以宜之制
 愈言行而宜之謂義若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須
 如程子言處物為義則其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又曰事
 之宜雖若在物然所以制其宜則在程子曰處物為義
 非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問仁言心之德

便見得可包四者義言心之制却只是說義而已曰然
 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說愛之理是就偏言之一體
 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在其中中心之制是說義之
 主於中事之宜是說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說義之
 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說義之全體處說
 所宜處說事之宜是說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說義之
 裏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又舉伊川曰在物為理處物
 為義又曰義似一柄利刀看甚物來皆割得去非是刀之
 割物處是義只這刀便是義又曰事之宜也是說義之
 事之宜也但我才見箇事來便知這箇事合他物才到面前
 事之宜也然鋒與刀則初未嘗相離也○問制他物才到
 割將去然鋒與刀則初未嘗相離也○問制他物才到
 日是裁制問莫是以制其心曰心自可制如快利刀
 斧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心去不可底從那心去論
 按語類以上諸條皆只是通論仁義其言義尤詳者以論
 仁已見於論語首篇且因當孟子時告子有義外之說故
 尤與剖析分明此朱子之所以當孟子時告子有義外之說故
 有子為仁是因用明體就偏言處說仁孟子仁義是先體
 敦復堂

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蒙引上下交征利畢竟上人受屬也看下文兩箇必字乘

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

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

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蒙引千乘之家

左右是千乘之國皆地方百里出車千乘者也入則為公卿出則為侯伯其日冢者特對國而言耳君臣之別也萬乘之國弑其君者豈必王朝之公卿贖足也言臣之於君

而後可哉幽王之見弑於申侯是已

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新安陳氏曰以制地定法言天子萬乘諸侯取十之一得千乘諸侯取十之一得百乘按此亦止以

君十卿祿大槩言之不必如太全瓊屑考証紛紛異同無

要關緊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

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精義伊川曰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

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怨仇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廢誠哉是言也存疑自王

日何以利吾國至而國危矣是自利上推到有害處自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至不奪不廢皆是說國危

之事萬取千焉至不奪不廢又只是申萬乘之國弑其君四句慶源輔氏曰集註發明不奪不廢最說得人心求

利之意出蓋尚義則循理而有制狗利則橫流而無節故不弑逆而盡奪之其心猶有所不足也條辨孟子以仁

義引導梁玉固其本旨然遽為極暢仁義之說而不能預破言利之心則仁義終不可行而其說亦徒然矣看此節

先痛破尚利之心下節以仁義之自利繳轉便收人知其所重在仁義而不知其所重尤在破利也輯語孟子於

孔門得仁字之傳其平生得力在體貼出一義字為七篇宗旨此章首尾仁義全提而中間單舉義字正此理也以

仁字關利為從治以義字關利為正治此是古今學術關頭按揭出後義二字正直抉先利緣由下對症之藥是

通節精神聚脉處。義即從萬取千千取百安分循理不相侵奪即此謂義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

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為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為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是為言則人之為仁義也亦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此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語類說義利處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遺思量第二着才說義乃所以為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之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才於為仁時便說

要不遺其親為善時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為利聖賢要人只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不謀其利不計其功

親義者必急其君或問仁義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

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或問小註不遺親後君此是從士庶人看要到士庶人不遺親後君須從王始

按此即從上節王言利而大夫士庶人從之相為對照輯語仁義從王至庶人仁義之效從庶人至王按從王至庶人者上作而下應也從庶人至王者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人皆知有君父也四書通人性有五仁義為先人倫有五君親為先所以孟子揭此於七篇之首然此二句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上說

來者蓋上文先言王而後大夫士庶惟上之人求利而後
 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揭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
 故其下化之而自有仁義之利也。慶源輔氏曰仁義人
 心之固有而君躬行仁義以感之而無求利之心以誘之
 則人心之固有者亦皆興起而自然尊君親上不待外求
 而勉強為之也。愚按集註人君躬行仁義重而無求利
 之心尤重蓋一有求利之心則當其行仁義之時早已是
 利不是仁義了。自親戴於已由於其下化之若有求利親
 戴之心而後行仁義即此便是利心矣須識得本文兩未
 有只就上文言利之害而反決之言利則弑奪相尋其為
 遺親後君已極反是而出於仁義却未有仁而遺其親者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兩兩相形則彼之為害此之為利情
 跡顯然故曰仁義未嘗不利原非為利而講仁義也蒙引
 區別此為仁義中之利上節所言乃仁義外之利其義固
 然然一有求利之心便不是
 仁義故下文又鐔于申之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集解此與前節文法例轉前

語截斷而後進之以仁義此從不遺親後君說來故緊接
 亦曰仁義以致丁寧而再言何必曰利以深戒之。按結
 上文兩節亦用羅紋法前後互承結歸何必曰利正與梁
 王亦將有以利害國之問首尾擊應章法亦極謹嚴。南
 軒張氏曰梁惠王與孟子相見之初而遽發何以利吾國
 之問蓋自王者之迹熄而霸說盛行一時謀國者不復知
 義理之為貴專圖所以為利者梁王習夫言利之俗徒見
 彊弱之相陵巧智之相乘知謀國有利而已是以此問發
 於見賢之初也孟子告之以王道也於是言利之為害蓋王欲
 矣先正其心而引之以當道也於是言利之為害蓋王欲
 利吾國則大夫欲利其家士庶人欲利其身上下交驚於
 利而危亡弑逆之禍以起惟其以利為先而不顧於義則
 其勢必至不奪則不廢利之所在豈復知有君親之為重
 哉然則欲利反所以害之也若在上者躬行仁義以為本
 則在下者亦將惟仁義之趨仁莫大於愛親義莫先於尊
 君人知仁義之趨則豈有遺其親而後其君者乎此其益

於人之國可謂大矣。蓋行仁義非欲其利之而仁義之行固無不利者也。其所以反復警告者深切著明王道之本實在於此。故重言之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愚按章內六箇曰字，反正闡關，纍纍如貫珠，非謂託之空言也。蓋言為心聲，言利則其心之浸淫於利可知也。言仁義則其心之篤志於仁義可知也。生於其心發於其政，其端在一矢口之間。孟子所以與梁王驀口斷煞首尾一線到底。○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

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

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

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

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

覺軒蔡氏曰：學者細玩而已矣。與何必之辭，凡孟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斷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詰童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意亦得其傳者。與○四書通朱子深有取於三山黃登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利害對利事，事上只見得利害，不問義理。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自無乖爭之事。集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藏於利之中。○太史

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或問太史公之歎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慶源輔氏曰：太史公之說似疎而實密，似濶而實切，似淡泊而實有意味。嗟歎而言誠有以深發乎人心。學者最宜深玩其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正說得孟子上下交征不奪不廢之意也。

程子曰：君子

未嘗不利也。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
 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
 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
 此聖賢之心也。精義尹氏曰：梁惠王以利為國，為言而孟子對以仁義者，苟以利為事，則不奪不饜矣。知仁而不遺其親，知義而不後其君，則為利也博矣。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者，彼以利而不知仁義，其害豈有既乎。語類孟子大綱都剖析得分明，如說義理等處，如答宋慳處，見得事只有箇是非，不通去說利害看來，惟是孟子說得斬釘截鐵。四書通孟子之得於子思者曰：仁義所以利之也。及告梁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蓋子思之所言者利物之利，梁王所問者利己之利也。程子以為本塞源者，所以救當時流弊之極。朱子以為造端託始者，所以諱夫學者心術之初。東陽許氏曰：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入利己之

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於不遺親後，君則已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

乎。樂音洛，篇內同。

沼池也。詩註曲，池曰沼。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則是曰字當連上也。○蒙引此字指鴻鴈麋鹿，或曰臺池獨不可樂乎。曰：惠王是顧之而言，奈何欲兼臺池言。愚按以末節連舉臺池鳥獸觀之，雖兼言亦可。此賢者是指人君之賢者。雪宮章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乎，是見孟子於雪宮事云：梁惠王其辭遜，齊宣王其辭誇。先生曰：此說好。條辨賢者亦樂此乎，有謂王之諱王之愧，俱從顧字看出。時解謂王意賢者未必樂此，是疑詞不是。漸

辭看來梁王自誇盛心之主未必自認在不賢下邊而以賢者之不樂此為漸也當日孟子見王親近尊禮孟子與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而問渠蓋見古來人君不廢臺池之觀又見臺沼遊觀亦足怠荒政治故疑而問之孟子導以賢者而後能樂迎其機而進之也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精義楊氏曰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樂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皆非能引君以當道惟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言易行也尹氏曰告君之道當然其意深切矣愚按合本文二句味之方知其意深切存疑樂非人君所禁但要看看能享與不能享耳賢者而後樂此能享其

樂也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不能享其樂也所以能享其樂與民同也按能享不能享即照下二節或能樂也豈能獨樂哉兩能字起義○集解以上句為主下句只反足上意愚按梁王疑賢者未必樂此孟子却說賢者而後樂此而後似是慰辭然看下文隨足以不賢者雖有此不樂則而後正是難辭蓋梁王意中只爭箇樂與不樂孟子却要他爭箇賢與不賢故讀上一句似與王意中相迎讀下一句乃出王意外相迫其一聞斯言當有作喜作驚茫然自喪者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

樂也丞音棘鹿音憂鶴詩作翳戶角反於音烏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

篇詩傳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遊節勞佚也謂之靈者言其修然而成如神靈所為也經始靈臺六

句詩之首章也王在靈囿六句詩之二章也其三章曰虞

業維縱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其四章曰於論鼓

鐘於樂辟靡鼉鼓逢逢矇瞍奏公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東陽許氏曰靈臺之

作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并

以遊觀耳七十里之囿所以供四時之田講武事於其中

且與民之芻蕘雉免者共之不容不廣此在郊之外者也

靈臺之囿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文王繼體

即位本都岐在位四十六年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

遷郢又三年遷豐作靈臺言文王始欲為此臺方經營規度而庶民皆已來效

日也其力不日而有成蓋甚言其速也即此見靈臺靈沼

之所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

由名二句道言經始之時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庶民自

亟如子趨父事所以不日成之也文王則勿亟庶民則子

來民樂之意便可想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

安其所不驚動也鹿至易驚動而各安其所者無濯濯肥

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臺既成矣臺下有囿

云云囿中有沼於是又言王在靈沼云云詩人語次如此

觀其兩言王在而唐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以見文

王之仁被於庶物而民亦樂夫文王之囿如此其蕃且美

也於歎美辭是詩人言民樂其樂非文王自歎美也文王

仁被庶物意亦不重只重在民情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

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按此孟子櫛括詩辭特提出文王以民力五字跌出民情

敦復堂

之歡樂而字一轉直貫到樂其有麋鹿魚鼈蓋由文王能

即此便見文王之能樂下乃原其所以然

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蒙引古之人與民偕樂是說平日有恩惠及人治岐之政是也按治岐之政是

文王所以能愛其民處或乃兼勿亟之令而言則淺之乎

視借樂矣故能樂也全在民樂其樂上故集註用此句

以發揮其義雙峯饒氏曰自樂便不是仁同樂便是仁

如文王未嘗無靈臺靈沼然與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畢

竟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人必得所然

後有此樂此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條辨引許多詩辭

只是言文王之能樂耳只是民樂文王之能樂耳未說文

王樂民樂亦未說文王與民共樂其樂孟子却只補一句

與民偕樂而隨事引導皆歸正論矣按通節精神結聚只

在一故字知其能樂之故此其所必賢者而後樂此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

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

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孫疏尚書大傳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則

吾亦亡矣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

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

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條辨集註引此以明

君獨樂云云是民欲與之偕亡句已推開不專指桀說不

比前節古之人與民偕樂自指文王故註云蓋由文王能

愛其民也豈能獨樂哉正見覆亡之不暇豈能享其樂

作實事說說統不必說到覆亡只滿自皆愁慘之象豈能

晏然稱快於臺池鳥獸之間愚按豈能字合兼情勢而言
 作實事說則勢固不暇即以情言謂此意在目聳驚者入
 耳君心即欲自樂亦殊覺無聊竊謂此意於梁王麋爛其
 民之日更為打入心窩東陽許氏曰此章關鍵全在借
 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已興亡乃其效也
 按上節故能此節豈能兩相對照樂不樂之所由分只在
 能一也辨取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亡
 民之亡也得其本則由夫順理與狗欲之分而已人君若常
 君之亡也究其本則由夫順理與狗欲之分而已人君若常
 懷不致自樂之心則足以過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
 則足以擴天理矣新安陳氏曰南軒過人欲擴天理六
 字可斷盡孟子七篇謹提出以示學者四書通朱子嘗
 云讀孟子非惟看他義理熟讀之便曉得作文之法如前
 章與此皆揭兩句為一章之大指然後正一反結之前
 章據事實先反而後正後章引詩書
 先正而後反皆文法也後不盡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

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
 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仁山金氏曰魏

都大梁在大河東南故名河東而以凶歲不熟也移民以

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或問小註有謂移粟

必云梁王教他移粟才是愚按須是梁王教民移粟方

是他自詡盡心處但其所移者亦即民間之粟而已觀末

節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可見蒙引何也二字是推在歲

凶上去愚按梁王就河內河東兩邊反覆說來看得移民
 以就粟復移粟以就民委曲區處以此為盡心即以此為
 實政自謂已做到至處故接說察鄰國之政云云以為若
 非歲凶民豈有不來歸附之理此末節王
 無罪歲孟子所以直揭其隱而逆攻之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如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東陽許氏曰集註亦大約言之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鐃鐃

之用鐸大鈴也鐃也形如小鐘以為鼓節鐃如鈴執而鳴之大抵鐃進鐃退鐃兼進退也後世戰陣專以金退蓋自戰國已然。條辨填然鼓之之直猶但言此以譬鄰字指戰士謂擊鼓以進戰士也。

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紹聞編王好戰請以戰喻此一極極痛快集註言此以譬鄰國云云數語

極簡盡極警策。合訂孟子不接梁王口中問語突出好戰可謂奇峭王如知此二句不覺唐突調笑得蘊藉以情節已於上數句中帶過也。集解此章主意在行王道棄甲曳兵喻不能行王道也。或曰百步猶鄰國不卹其民也。或曰五十步猶惠王能行小惠也。察鄰國無如寡人以五十步笑百步也。蓋戰以勝敵為主。走之遠近勿計。猶治以王道為上。小惠之能行與否亦勿計。故下二節遂言行王道。按集註能行小惠亦止對不能行王道而言實則孟子連小惠惠字亦不許。他看末節便見。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蒙引此且未追答他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前日所行之病民只說他今日所行之未足以救民至末段乃追舉其時病所在而切告之。慶源輔氏曰周禮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雖無所謂移粟之事然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以辟災就賤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畧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

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

蒙引農時與農隙不同田以講武則四時皆可伺農隙以役民

凡有興作則決須至冬也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注云農功已畢可用民力此正凡有興作不違農時之說也興作與徒作事也大抵尋常說農時農隙皆就興作上說不要把田獵事來絆他彼特因田獵而一見耳况此主農時言故曰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王道以得民心為本得民心以植民生為本故首以穀不可勝食言之

數密也罟網也洿窰下之地水所聚也

洿池二字平看洿地勢自然者也是

人所鑿者

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

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

入焉

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屬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

時入之合萬民斬材有期曰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之於王府頒其餘於萬民
四書通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屬而為之守禁註物為之屬每物有藩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禮記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罟羅草木零落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然後入山林

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新安陳氏曰：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法以前，天地自然之利，謂穀魚材木之類。樽節愛養，謂不違農時，不用數畝斧斤，時入之類。王道之始，謂王道未行，不過初焉。事下十節集註云：是王道之成也。正與此王道之始相對。慶源輔氏曰：養生送死，乃人世之始終。於是二者皆有以濟之。則人世之始終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為王道之始也。合訂始字有二義：一是草昧之初，如洪荒方闢以來，是也。一是為治之初，謂從前因循過下，忽然奮發圖治，欲如下節法制之詳，則日不暇給，只得且就天地自然之利，整頓去。孟子為梁王說始字自主後一義。輯語：此是承梁王救荒盡心說起。故註云：為治之初，法制未備。若鋪陳地官、林衡、澤虞、典制及點綴豐亨蕃殖，皆非本節實義。

竟刪却下節矣。須着眼在「始」字。又曰：不是行王政後，不消此三節亦不是。此三節中無王政，蓋法制備後，此三節道理已無所不盡。不必更說在法制未備時。此三節為至急隨時隨地可行。若無此則下面王政亦無從設施矣。須握定天地自然四字見儒者經世原頭與功利作用家同行異本。說統此節是王者法制未備，姑就生民見成自然之利先為之樽節，裁制以收拾人心，立下面教養基地耳。恒產未制也，先之以不違農時，畜產未立也，先之以數罟不入洿池，樹藝未興也，先之以斧斤以時入山林，看王者經制區畫處費多少，心思在「撥輯」語。謂此未有政令規條，但人君清心寡欲，以開其源，不為民物之害，則天地自然之利始出，竊謂清心寡欲固是樽節愛養之源。然既云樽節愛養，便自有樽節愛養之法制在。如不違不入等便是，但未備耳。紹聞編：王道之始也。言是起手第一務。○說約：喪平聲，是活字。包得祭祀棺槨言喪其死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

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

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衣去聲畜勅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日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日王則去聲後

皆做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

纂疏古者一夫一婦

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為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日廬在邑日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集解五畝之宅自應照註分在田在邑但邑不必是城邑如今之村落便是所謂十室之邑百室之邑千室之邑皆可言邑也若必盡是城邑

將春出則城空冬入則城邑之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

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

集解宅墻隙地欲盡其利故必

必桑又郭子章蠶論曰木各有所宜上惟桑無不宜桑無不宜故蠶無不可事漢書食貨志周制種穀必雜五種

以備災害環廬樹桑女修蠶織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

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未五十者不得衣也

存疑必五十者然後衣帛未五十者

衣今之木棉來自外國起於

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

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

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按無失一是因其時而育之使自少以至於多而無失其所生

一。是因其時而遂之使自小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
 以至於大而無失其所長。或問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曰老者然後可以
 得食也食肉何也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
 幼之所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
 得以食之矣先王制度之節始於畧而終於詳大率如此
 日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品節
 之意所以教民尊長敬老而節用勤生也若其意則豈不
 欲少者之皆衣帛而食肉哉顧其材有不贍則老者或反
 不得其所當得耳賈誼有言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故
 其蓄積足恃亦此意也。南軒張氏曰衣帛食肉必曰五
 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使知老者之
 當養而老幼之有別則教亦行乎其中矣日用飲食無非
 教也。存疑必七十然後許食肉少壯之人不是都不得
 承言牝豕也狗豨狗獵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
 狗豨狗此是指豨狗也。

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

纂疏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

之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
 塗封植之界井地即井田也田有定分故無不受之家。
 蒙引上文不違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至此方一夫受田
 百畝然雖有田百畝而奪其時亦無益矣故又須勿奪其
 時。按勿奪其時與上不違農時意義亦無甚別所異者
 在百畝之田含制民之產在內不比始時未違經理故以
 此屬王道之成。三段內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二句尤為
 提綱挈領所謂制其田里王政之太端也三可以俱從王
 者立制純是一片心思經營揣度而出不是驀然許可。
 稽義伊川曰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
 能以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庠序皆學名
 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為不可故教之也。庠序皆學名
 也中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
 頌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

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

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

戴於道路矣或問謹庠序以申孝弟之義徐氏之說奈何

徐氏曰老者衣帛食肉而少者不予則民固

已知尊長敬老之義矣蓋方其養之而教固已行其間然

猶以為未也故又為之庠序以申之而致其詳焉曰孟子

之意未必然然其為說亦密矣○南軒張氏曰立之庠序

以謹其教庠序之教孝弟為先申云者申其義以告也夫

自鄉黨之間而各立之學以教民孝弟薰陶漸漬之深其

君子固有以自得其良心而其小人亦知畏義而遠罪至

於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足以見孝弟之教行於細民

雖負戴者亦知有親而王道成矣○蒙引庠序指鄉學舉

俊秀及凡鄉之民皆教之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無非教也河所教之中又以孝弟為重若專說教以孝弟

更不用申字了集註乃特舉其所重而言耳○輯語謹申

之實在教義二字孟子時王教衰絕雖立庠序而道德

一故教須謹庠序中孰不教孝弟然其義未易明信故

須申申者反復丁寧使紬繹其指歸之所在也○當井制

成時家塾黨庠州序國學一時都定到井法壞連學制亦

壞故游士橫異端出孟子下箇謹字不特見庠序久廢即

有庠序教術已亂亦難為理○翼註謹字不苟凡所以立

錄申與教有別當從庠序既興之後人受庠序教之餘着

想有提撕之意有激發之意有使之習熟之意有使之畫

孟子集註卷一

七

敦復堂

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

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按此節固是由

養而及於教不如是不可謂王道之成然畢竟以養為主

蓋因救荒說起所重自在於養也况當曰生民塗炭救死

不暇他日所以語齊宣者亦無異辭故兩處覆舉俱以衣

帛食肉不饑不寒括上四段而後章集註亦以制民之產

括之可見庠序之教亦是制產中事後世井法壞而學制

亦壞者此也。二句合老幼言之才見得王者之心無有

不盡而天下生民更無一物不得其所何有於歲凶何假

於移民移粟在王者盡心於民之意原非欲以此致王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正對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

針梁王說得暢然意滿處

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雙峯饒氏曰五畝

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有法制無品節則泛而不足

用有品節無法制則於何處取用蒙引饒氏說亦難憑也

蓋法制固所以品節之也况此節重五畝宅百畝田及雞

豚狗彘之畜上其曰五十七十足以衣帛食肉者乃其效

耳本意非以此論品節也愚按品節固即在法制中如五

畝宅百畝田法制也亦即品節也至五十衣帛七十食肉

自是品節中事故或問云此先王品節之意不合以效言

○紹聞編盡法制品節之詳即所以極裁成輔相之道蓋

田里樹畜亦不出天地自然之利但法制品節至此為詳

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之謂

也天地之道與天地之宜皆造化功用之自然而聖人輔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

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

天下之民至焉華平表反刺七亦反

梁惠王上 三 敦復堂

檢制也。莘，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

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

集解不能制民之產句雖單對五畝之宅節而使狗彘得以食人食

句便包不違農時節在內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則總對上二節而言蓋不違不入等項亦是制度但未備亦是

品節但未詳耳不可認作單承後一節

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

特民間之粟而已。

此一句是朱子以孟子之言照出初間讀移其粟於河內亦謂是在官之粟移

將去至孟子云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方知只是民之粟倘所移是在官之粟孟子豈故而誣之哉言外見連小惠也

算不得是孟子索性與他剖斷分明。愚按不知檢不知發見他直企無心肝何有於盡與不盡直打破後壁令無

處。梁閃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按此句是勘破梁王言中之意發其意中之言

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

說統此節極陳時政之弊所以

動王不忍之心為行仁地耳不知檢既有以致民之死不知發又無以救民之死其罪全在我了反自謂盡心而以

歲為解此與殺人而委罪於兵者何以異又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平日之視民猶輕於禽獸塗有餓莩而不知

發今日之視倉廩尚重於民人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

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

說統無罪

罪已意此二句通章歸結在此與首節何也二字相應

條辨不罪歲如何天下之民便至須是自反修政始得故

註必補實此一句。述朱論當曰施行之次第就是王道之

始尚是次着惟先發倉廩以救目前之急而後王道之

計急計修救本計修政夫救之策出於賑則可出於移

未見其可以此沾沾是五十步百步相笑之說也則何如

修本計之為可乎本計亦分緩急夫民已饑而我取其田

疇而井之取其子弟而教之豈不甚善然要不可以為王道之始何也民且夕待斃而區畫井田動經數年之擾民衣食不給而勤敎學校反厭五教之拘故夫道在因民之所有而樽節之蓋至養生喪死之無憾而後井田為可經也而後庠序為可謹也於是王道終矣凡此所謂本計焉王者之歲天不可得而凶王者之民天不可得而殺所為蓄積豫也王不加意於此其民之饑也固宜乃猶然不能省已以給入出財以賑衆徒區區移民移粟於其間至無救於民之死而移其咎於歲之凶

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

新安陳氏曰王道不出農桑教養等實事豈求之高遠難行者哉

程子曰孟子之論王

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

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

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語類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舊曾記得程先生說譬如一株

花可以栽培則須栽培莫是那時已是栽培不得否曰太勢已去了三晉請命於周亦不是知尊周謾假其虛聲耳大抵人心已不復有愛戴之實自入春秋以來二百四十年間那時猶自可整頓不知周之子孫何故都無一人能明目張膽出來整頓到孟子時人心都已去曰程子說天命之改莫是太勢已去曰然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太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文集李氏謂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爾而孟子不使齊梁事之以是咎孟子愚謂周已失道寢微寢滅孔子作春秋雖云尊周然貶天子以達主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亦屢書矣至於顯王之時天下不知有周室蓋人心離而天命改久矣是時有王者作亦不待滅

周而後天下定於一也。聖人心與天同而無所適莫。豈其拳拳於已廢之衰周而使斯人坐蒙其禍無已哉。皇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知此則知天矣。聖人之心豈異是耶。○紹聞編外註：程子第二條關孟子大義，司馬溫公李泰伯皆未能達，故集註首於此，斷破。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蒙引謂之安者見其出於中心之誠然而無所勉強也。○紹聞

編上章孟子之言至矣，便惠主發寤於心則亦速改其政。行王道以養其民而已，乃說而不釋從而不改，然孟子猶冀其可悟也，故因其願安承教復直指其虐政以告之，蓋虐政不除則仁政不可得而行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徒頂反

梃杖也

按孟子因梁王願安承教而陡以殺人二字開端，蓋亦承上章刺入而殺之之喻領入也，且不遽言

政而先以梃刃相形乃使下一重架出其不意尤為善於曉譬處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按兩有以異乎之問亦即承上章是

首節揭明承上章直是通身都徹。均之殺人不能異梃與刃，自即不能異刃與政矣。兩無以異之答亦是孟子使
他不得不然，故下文遂可極言其政之為害。○邵子之論
秦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分
明政之為禍較梃刃更烈，然孟子只
平等說來已足令世主心驚膽落矣。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歛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

人矣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餒殍之意而究言之即以虐政殺人而食也。集解只將四句相形說不言厚斂而厚斂自在其中。肥肉肥馬非厚斂何以養之。有肥肉肥馬而因有飢色餓莩率獸食人便是以虐政殺人。了。按孟子不云以虐政殺人而直云此率獸而食人語更聳意更切。紹聞編孟子於上章姑因其盡心之言而欲導其仁心故其辭婉此則因其承教之願而欲使盡悟其失故其言直。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

其為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集解此節極言人君以子民之責而行殘

民之事獸相食且人惡之承上獸食人托起一層跌出為民父母二句為民父母見恩有所屬行政見責有所歸不曰君而曰父母見得本一體相關不免惡在四字極尖極冷。條辨為民父母便當有不忍之心為民父母行政便

當有不忍之政一語中孟子全副學問都在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

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為去聲

備從葬木偶人也纂疏以木人從葬設機械而能跳故名之曰俑古之葬者束草

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備

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

無後也禮檀弓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始於用殉乎

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始於用人乎哉。釋義楊氏曰翟霖送伊川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椅勿背霖問曰豈不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

耶伊川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備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者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則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孟子言此作備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

民飢而死乎

蒙引象人而用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漸處只謂天地間難得者人今作備者象人以殉

葬猶未至於真殺入也然以其用於死地孔子猶惡之○條辨只象人而用便是仁處便宜無後不必推及殺人殉葬而後為不仁也惟象人而用猶為不仁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只就本文鞭緊一步梁王更無處躲閃按如之何三字極悽愴極警切○精言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是推仰尼言無後之意一象字在孔子意中重在孟子口中是輕天地之間人為貴既已象人而猶用以殉葬其心之不仁可知此象字須說得鄭重而用之三字才見得他不仁合該無後處但孔子之所惡者象人耳象人且不可况實有以死其民乎實字緊從象字出一轉又是一意○按末

句一使字亦緊承上章而言上章曰使民養生喪死無憾此則曰使斯民飢而死孰使之入主使之入主為民父母民之所賴以生者也古者使之有以養其生今則使其飢而死父母之於子亦何忍使之至於如是而以肥肉肥馬之故橫征暴斂坐使斯民不得不○李氏曰為人君者固

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

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新安陳氏

曰為人君者有作民父母之責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惟狗欲而不卹民則其流至此而不自覺故以率獸食人箴其昏迷之錮齧而以為民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孟子之言深切著明如此而王不悟亦未如之何也已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

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

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

王猶自謂晉國惠王斯之孫也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

子申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臏計救趙伐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合

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十七年秦取魏少

梁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商君傳秦孝公

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

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怨

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

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將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

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又與楚將昭

陽戰敗亡其七邑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按此與集註

七邑不合前人謂未知孰是或問小註晉國二語是叙先世之盛東敗四語是歎今白之衰按晉國就號曰三晉

時說非謂從前晉國也蓋即指文侯武侯之時而言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

也按死者謂先人言以寡人之恥至羞及先人不可不一為昭雪正與上晉國莫強句相應慶源輔氏曰惠王

之志疑若剛勇而有為者然細考之史則其敗於三國皆

非義舉也徒以爭城爭地不失之貪則失之繆事既如此

猶不知所以自反乃於見賢之際歷叙其喪敗而欲為死

者一洒之此正如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

快者所為耳豈有君人之度而知所謂大勇之理哉徐辨願比死者一洒之亦是惠王借沉痛語來動孟子非其本心也本心只是逞忿肆欲耳何也凡人念及祖宗社稷則必敬畏小心培養元氣休息士民安得於喪敗之餘而

猶思用戰他日孟子以不仁斷之有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精義尹氏曰古之聖

人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今惠王據有大國而反敗辱焉不能施仁政而遵王道故也仁者無敵豈力不足哉感而不為焉耳○按梁王閉口即言晉國之強而因自恥其弱只從強弱上起見其意蓋猶將蹈前日之覆轍而逞於一決也孟子却橫空落此一句先破其強弱之見便隱然示以自強之道不在與戎所謂如恥之莫如為仁故下文便與

言施仁政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

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槓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蒙引仁政是統言綱領也省刑薄斂

是仁政裏面事故曰自然仁政先於養民而其事莫有大於此二者又當時切務也故曰大目如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入不孥之類與凡周禮一書所載大抵皆仁政也○慶源輔氏曰仁政在於養民而已省刑罰則民不至無所措其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至有所闕於衣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二者○按古者刑以弼教故與殺不辜寧失不經至罰以佐刑輕重有權世輕世重有權所以其雖不至死而亦以病民故施欽恤之仁則小大之獄所以宜加意是之謂省又古者斂以課田如野以九一都鄙以什一而稅以濟斂如園廛二十而正之漆林二十而五凡此雖無重困而亦惟恐煩民故施惟日嚴刑厚斂而政非一味縱弛須知是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方與仁政相關○輯語數赦非盛世之典捐租亦

黃老之治數赦養好必有重法捐租難易治也耨耘也盡繼必有橫征省之薄之只是得其平耳

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

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玩則民得三字是深耕易耨由

於省薄之仁政若嚴刑厚斂民不聊生其於農事亦苟且

鹵莽而已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玩又有字則暇日即是

深耕易耨之暇日而得以有之者仍省薄之仁政為之也

本文修孝悌忠信而註以禮義二字括之以孝弟忠信本

皆禮義之良心入事父兄出長上都是這箇困勉錄

耕耨以下依註是省薄所致然說能省薄然後民得盡

力於耕耨而有暇日以修孝弟忠信非謂一省薄而自能

耕耨上不必教而自能孝弟忠信也按此則仁政之施當

直貫出入二句兼教養而言集解入事父兄出長上

緊連帶着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來脩即脩整之脩

不但講明入事出正是脩也孝弟是百行之本忠信

只是誠貫乎百行中者勿分屬出專長上以平時言也

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以有事時言也惟其知尊君親上

故樂於效死○精言暇自獨言壯者為下制樞以捷言也

只此一孝弟忠信入事父兄者以此出專長上者亦以此

則是視其長上無異於父兄矣民有不樂於效死者乎二

句語氣蟬聯而下○按樂於效死即本文可使制樞二句意

為他畫報怨之策而已○使二句且只說可用以王道不徒

文王往而征之方說到戰勝上○語類問孟子告梁王省

刑罰薄稅斂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夫魏地迫近於秦無

時不受兵割地求城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太容易否曰自

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

之自是見効速後來公子無忌縞素一舉直擣至函谷關

政者未嘗不可以富強也教壯者即如此節由省刑薄斂之

百里可王况以強魏之勢行之何秦楚之可畏而讐

恥之不可復哉此便是孟子實在經濟處人多忽過

敦復堂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

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蒙引彼奪其民時至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何暇治禮義哉貼此一句自與上文相應而意亦方足困勉錄奪民時只是以嚴刑重斂奪之不必開說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

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

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語類孟子亦是作為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下為政之實行之既至則視當時無道

之國豈可但已哉。蒙引彼陷溺其民緊承上一節而言誰與王敵非敵不過也自不與我為敵如紂之前徒創戈攻於後以北者是也若使彼皆人人致力以敵我我亦安能取勝秦楚之堅甲利兵又豈吾梃所得而撻也哉。說統此二節正著可使撻之意蓋秦楚亦巨敵也何以制梃可撻正以彼之不仁不能敵我之仁耳。困勉錄可使制梃是在我有必勝之形彼奪二節是在彼有必敗之勢但云可使制梃猶未見無敵也至此則直言其無敵矣。按此皆以施仁政之故下節故曰仁者無敵。正言天下皆歸心而無與我敵者也。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

以故曰二字知之

百里可王以此而已

按以仁者

之無敵繳明百里之可王說到此更有何強弱之可較哉故復斷以王請勿疑直是斬釘截鐵恐王疑其

迂濶故勉使勿疑也

按迂濶正照仁政言如省刑薄斂以及孝弟忠信皆戰國諸侯王之所視

為迂遠而濶於事情者也而豈知自強之道莫大於此則亦夾於仁者無敵之一言而已勉王勿疑却正是與王揭破疑團是通身着力處○南軒張氏曰惠王忿其軍師之敗欲一酒之是乃不勝其忿欲之私耳孟子所以告之者乃為國之常道其曰百里可王豈徒為是言哉其所施為皆有實事而知其必然耳夫王政之所以不行者以時君謀利計功之念深每每致疑而莫肯力行故也使其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而力行之則孰禦○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

謂惟天東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勿軒熊氏曰當時七雄皆大國也孟子獨倦倦於齊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也若秦楚則蠻夷戎狄之裔君子深鄙外之蓋其得志非天下生民之福自周之衰天下大勢不入於楚必入於秦聖賢已先見之矣孟子之所以告惠王者自當時一切爭強角勝者視之豈不太迂濶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亡不過起於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不足恃乃知孟子之言不我誣也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新安倪氏曰按通鑑慎觀王二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

即去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

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

語告也或問小註下通是出語人而述其問答如此孟子見襄王之初也要觀其動靜以下行道之機及見其容貌辭氣便有嗜殺氣象故下以不嗜殺箴之味出語

入三字非是翹君之短亦非閒閒評論總因當時未有不嗜殺人者故特為天下人牧告耳○集解出語不似人君之人想是孟子同志隨行者非泛泛外人也

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倪氏曰在氏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不

似入君無可象之儀也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也。語類
問望之不似入君此語孔子還道否曰孔子不說孟子忍
便說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

其中之所存者可知。或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入君不見

厲威嚴以待物然後得為賢耶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
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
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苟無其德而欲矜勢位以厲
威嚴是乃所以益見其盈滿而妄作耳曰言之急遽亦何
譏耶曰良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之言亦曰志
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
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
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訟言其君之失何耶曰聖賢之分
固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為之賓師其地又不
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復
久於梁耶述朱以此決去就故不妨言其失。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

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文集定於一只是混一之

定者列國息爭干戈不作也定於一言必天下合於一統
然後定也。翼註定以勢言兵革寧息也一以權言政歸
一統也。條辨惡乎定謂當待何人而定者固為占孰能
一之。一問即謂當待何時而定者時候如何期必得而
問孟子耶看來只是見天下干戈不息紛紛攘攘故就大
勢先問一句曰如何能定故孟子亦只就大勢對曰定於
一正所謂混一之益分則爭一則定勢固如此。紹聞
編今人但見孟子譏襄王不知襄王一問自是可錄曰天
下惡乎定夫生民厭亂久矣唐明宗祝天早生聖人亦思
定之意也孟子曰定於一言天下之勢出於一也自生民
以來經桀紂之亂天下嘗不定矣未有天下裂而為七各
稱王爭雄如孟子時者也其後秦并天下可謂一乎曰非
也以亂易亂特聖王之驅除爾是故當時之天下亦嘗一
矣而卒不定非聖賢之言不驗也其所以一之者非也按
此可見一不在

變封建為郡縣

孰能一之

王問也。徐思曠曰上文惡乎定謂天下如何而能定非謂待何人而定也至此問孰能一則以君言問何等

君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覺軒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為天子為民之父母此言萬世人牧之龜鑑也。條辨定於一豈不要德方能一然孟子上一句尚未說及此直到孰能一之問孟子方偏撥到不嗜殺人者身上來語脈之層次自如此。定於一亦有力能合之者秦始皇是也然不再傳而失則信乎非不嗜殺人者不能一矣。按不嗜殺人即上章所謂仁者也孟子因與躁心人質言之故不曰仁者而直謂之不嗜殺人夫世豈有嗜殺人之理人豈有嗜殺人之心然而不嗜其嗜之者嗜利故嗜殺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是也嗜欲

孰能與之

故嗜殺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是也反是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無非不嗜殺人而已矣。精義尹氏曰戰國之際干戈相勝非救民於亂者也殺人而已矣欲天下之定能乎。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翼註孰能一之以君言問何等君能一之孰能與之以民言問誰人肯歸向他德按梁王意中直指列國諸侯主言但以下節民歸之對照則謂以民言可耳。條辨孰能一之孰能與之述此兩問俱不用曰字正是形容他卒然光景具見寫生之妙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

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沛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

孟子內並以周月言與春秋左傳同

沛然雲盛貌沛

然雨盛貌淳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

頸也

集解天下莫不與也正答他孰能與之問然其義尚虛王知夫苗乎以下乃申明莫不與之故。紹聞編

以七八月之間早喻民困於虐政曰其如是孰能禦之者以苗之興而言也以水之就下喻民之歸仁曰沛然誰能禦之者以天下莫不與而言也。說統此節重在七八月之間早及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句久旱易為雨勞民易為仁苗之淳然從大旱來民之引領從嗜殺來所謂天下嗷嗷也。苗之資也。不曰天下之人君而曰天下

之人牧此牧字亦正與嗜殺字相對照

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

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

望以心言歸以身言惟其引領而望所以歸之莫禦也。慶源輔氏

曰不嗜殺之對以見理勢之當然非有為而為之者也蓋人君之心誠能不嗜殺人則舉天下皆在吾仁愛之中又孰有渙散乖戾而不一歸於我哉固非以不嗜殺人為一天下之具也條辨輔氏之說固為見理然孟子却是因襄王以孰能一為問而後舉不嗜殺人告之則即以不嗜殺入為一天下之具有何不可蓋言各有當不必因此而謂聖人行仁之有私也。○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

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三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

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

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輯語三代以前但有治亂無分合。分合之事始於周末。治亂以

德移分合必由力。併孟子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猶從德言。若周以後。天下之為治亂。止是一分一合。皆以

力。不以德。然其分也必亂。亂必至大殺戮。而後有強國。有

強國。而後能混。一。至其混。一。之所歸。則亦必就其中之能

愛民。不嗜殺者。得焉。是雖尚力之中。終未嘗不以德收也。

第德非三代之德。故治亦無三代之治耳。孟子立七國之

時。早已知必有秦漢之事。只不嗜殺

入者能一之。一句。直斷盡漢唐以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纂疏陳公子完奔齊，世為齊大夫，初

以陳為氏，後改田氏。至田和始篡齊而有之。和之曾孫辟疆是為宣王。齊桓公晉文公皆霸

諸侯者。說統齊王病根在大欲故開口便問。桓文。翼註事謂取威定霸之畧。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

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

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漢書董仲舒傳江都易主問粵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以已通

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精義明道

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

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

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

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楊氏曰：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以當道，則桓文事不足爲也。已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故曰無已則王乎。或問：王霸之辨，董子程子楊氏之言備矣。然推其意，則猶有可言者。古之聖人，致誠心以順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後之君子，能行其道，則不必有其位，而固已有其德矣。故用之則爲王者，之佐伊尹、太公是也。不用則爲王者之學，孔孟是也。若夫齊桓、晉文，則假仁義以濟私欲而已。設使僥倖於一時，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則固霸者之道也。故漢宣帝自言：漢家雜用王霸，其自知也明矣。但遂以爲制度之當然，而斥儒者爲不可用，則其見之謬耳。語類：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訂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或問：小註仲尼之徒二句，須從道

桓文處翻出絕了不言其事來。輯語：仲尼之徒節，是七篇尊王黜霸開卷第一義。後來以齊王由反手願學孔子，言必稱堯舜，不見諸侯，俱包舉言下。按：齊宣發口問齊桓晉文，而願聞其事，其爲所歆羨可知。孟子推本仲尼而直斥其事爲不足道，此正所謂我先攻其邪心也。已乃引而進之於王，其詞若婉而意甚切，早已一眼覷定齊王足善矣。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新安陳氏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已，看得是，掀天事業至孟子直斥爲不足道，而引之於王，則其驚駭益甚矣。接口問德何如，則可以王，彼特震於王之名，意古來惟有德者能之，究不知何者爲德也。孟子爲之實，其德曰保民，而決其可曰莫禦，便已隱將齊王平生夢想不到之事引而歸之於一心，然齊王却但知放於莫禦，而因希冀夫保民，故下又有若寡人可以保民之問。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核舍上聲釶音斛
觶音速與平聲

胡齧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郊也

蒙引釁者釁郊今日釁鐘則是因鐘
之釁而釁之謂釁鐘也作活字看
就死若字從觶觶上形狀之辭言此牛恰像無罪而就死
底模樣。釁鐘非牛不可而宜王一時良心發動不可遏
抑姑以羊替之全要
得他不及計釁情景孟子述所聞胡齧之語而問王不知

果有此事否

按齊王若寡人
說箇莫之能禦不覺打動平曰大欲雄心遂
若真箇能玉而問可以保民一則見保民二字似亦尋常
竟忘却平日與兵構怨第曰孟子言王而姑計夫民之可
保味其語意蓋猶可及未可知之辭也至孟子直許之
曰可故愈欲急聞所以可之之故孟子妙與縷述所聞易
平逗出不忍二字閒閒徐徐且問他果有此事否而王乃
應聲如響矣。○不忍二字一章骨子孟子只拏定齊王吾
不忍其觶觶一句以下反
反覆覆開出無數詰問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

不忍也

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

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

或問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
微矣而孟子遽以是心為足以

王者何也曰不忍者心之發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之所以親之於民也必知所以愛之矣然人或有蔽於物欲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故其所發有不然而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則終不可得而亡也故間值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見焉若齊王之與兵構怨而急於戰伐之功則其所蔽為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眾而仁覆天下亦即是心以推之而已豈自外哉王既不能自知而反以桓文為問則孟子安得不指此而開示之耶然戰國之時舉世沒於功利而不知仁義之固有齊之百姓又未見王之所以及民之功是以疑其貪一牛之利非孟子得其本心之正而有以通天下之志盡人物之情亦孰知此為本心之發而足以王於天下哉。精義楊氏曰孟子之道其要在心術如是心足以王矣此言極好心術明且正何所施而不可學者須是就心上做工夫。新安陳氏曰是心足以王矣一句最緊觀王有此愛物之心即可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矣所以指言王之

此心即是足以王天下之本真氏云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是也。說統足王要形容是心隱隱勃發有火然泉達底光景方得足字意。愚按是心即不忍敲鍊之心也然此處只是王言有易牛之事而云即此易牛之心便自足以王矣以證明何由知吾可之問語極警策而意尚含糊且莫遽點明不忍須留下二句一開一合地步則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四書通孟子一書言心甚詳此是第一箇心字是心何也。心也人之本心也即此本心而推之所謂先王有不忍入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充四字察識屬知擴充屬行。按察識擴充是孟子言中之意在。本節且勿露。自此至遠庖厨也是孟子反覆辨難欲王察識此心自有復於王者至權度節是欲王擴充此心中。問王說曰一節是愛猶吝也。已說煞了却即從是心中。似察識擴充交界處。疑尋覓自家一箇真心出來。臣固知王之不忍句最妙是。

撥動他本心底轉語又曰連百姓皆以王為愛亦是設此
疑團與不忍作兩歧語欲王當下認取不必當時果有此
言。蒙引既曰是心足以王又曰百姓皆以王為愛臣固
知王之不忍不忍者明其果出於不忍也愛字正對不忍字愛
則非不忍不忍則非愛愛者計其財而不忍者痛其死孟子
子着此兩句所以提接箇不忍字惟其實有此不忍之心
故足以王也下文許多話只是愛與不忍字反覆辨論故
不忍二字是此章骨子。百姓皆以句亦甚緊蓋不着此
句無以發其論難而啓其察識擴充之端若只言是心足
王句他不曉問便只恁地歇了。按集註指而言之此處
尚未為設難只是就王吾不忍其殺餓一語提接此二字
與王指明王誠自得其不忍之心則庶幾所謂足以王者
可得而語耳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殺
鯀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

如是也。或問然則孟子既告之矣而王猶不能自得其說

此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使宜王仁心有素聽德又聰便
當於保民上致思是心足以王上發問而王前白此心得
於乍見而偶發者初不自覺久已忽忘故未能自得其不
忍之實而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說統孟子曰臣
固知王之不忍了又何消解剝吾何愛一牛齊王之心一
向蔽鋼他本不忍殺鯀之言不過一時偶觸而發故只把孟
子所述不忍殺鯀二句模糊去竟不知自覓得這箇不
忍之心出來只求解脫箇愛字而已。案解集註其迹似
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是說我有可議之迹故下用心字
一轉然齊王雖謂我心不如是却仍在迹上辨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

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

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

異怪也

按上節語意王只求解脫箇愛字看孟子却偏以愛字難之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只此

一句已合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

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皆以此方是設難前百姓

語次自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

於百姓之言也按本心何心不忍之心也即隱其無罪是

心愛財之心王所不在受也不忍之心却偏難以愛財之

說到牛羊何擇王亦不自知其為何心不得付之一笑矣翼注云古人文字意在筆先有見牛未見羊一解乃有牛羊何擇一難此亦猛虎項下金鈴惟解得者繫得也

我非愛其財二句諸說紛紛終多鴟突只是句讀不明耳

竊謂讀書必先辨句讀則書中之竅竅得而語言之指趣

以明如此二句若照常以兩也字分句中問宜乎二字如

何直接齊王當曰非愛一牛本不待再辨却因孟子有牛

羊何擇一難遂無解於百姓之云語塞全在易之以羊使

前後展轉置辨不得故須將我非愛其財五字另作一頓

撥轉而字則兩也字一氣相銜宜乎字自然闕筭如此看

則我非愛其財為句而易之以羊也不過一讀耳何必如

諸說紛紛費如許周折此亦可備讀書一法故詳論之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

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

只輕撇一句先術謂法了却愛字一重

之巧者

慶源輔氏曰巧亦非穿鑿以為巧蓋隨物賦形透迤曲折而得以遂吾此心之用耳蓋殺牛

既所不忍覺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

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

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

此所以為仁之術也

語類問仁術字當何訓曰此是齊主見牛斃觫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

也孟子所謂無傷蓋能護得齊主仁心發見處術猶方便

到這裏處置不得無術以處之是自家這仁心抑遏不得

流行故以羊易之這是用術處有此術方得自家仁心流

行又曰術字本非不好底事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

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着有箇巧底道理

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側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覺鐘事

大似住不得只得見牛之時側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覺鐘事

簡措置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

謂術也愚按徐思曠文云天下惟術多不可言仁而仁

非側恒之流非慈憫之鬱積已甚此中必不能忽有所開

真見道之言覺常解尚說是以術行仁而此直云仁自生

術不但看得術字無病并覺得仁字分量絕大權術變化

運用不窮後文都包攝裏許可以補語類之所未到

統仁術二字乃通章一大樞紐仁者含天地萬物之體術

則可以妙天地萬物之施下文所發之政所制之產皆術

之顯用處或問所謂見牛未見羊者豈必見之而後有

是心耶曰心體渾然無內外動靜始終之間未見之時此

心固自若也但未感而無自以發耳然齊王之不忍施於

見聞之所及又正合乎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

為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且觀齊王聞孟子之

言而心復有戚戚焉則此心之未嘗亡而感之無不應者

則無限言其用則無終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

梁惠王上

早

敦復堂

溪曰天地之心無息不流而以日月之所至為榮枯人心
 之量無所不周而以耳目之所及為先後按此數語最道
 得未字義味員澈。輯語此正孟子善於指點開導處滿
 腔子惻隱之心一端。全身是痛癢相觸。○按是乃仁術
 不分兩層孟子說到此處直是痛癢相觸。○按是乃仁術
 也與是誠何心哉相應王不自知其為何心而不知是乃
 所以為仁術也見牛未見羊與牛羊何擇焉相應言牛羊
 本自無擇而易之之時却自見牛未見羊而非王之有意
 於其間也先喝出是乃仁術而後以見牛聲謂將死而哀
 未見羊句點明最是孟子善於開發處

鳴也見非平時之聲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

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

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或問君子之遠庖厨何也曰禽

賦形之所自而察其情生惡死之大情則亦未始不與人

食其肉蓋本心之發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為而為之也
 曰然則曷為不若浮屠之止殺而撤肉也曰人物並生於
 天地之間本同一理而稟氣有異焉稟其清明純粹則為
 人稟其昏濁偏駁則為物故人之與人自為同類而物莫
 得以班焉乃天理人心之自然非有所造作而故為是等
 差也故君子之於民則仁之而已食之則猶不得已然後斷
 以義則殺之於物則愛之而已食之則猶不得已然後斷
 翦不暴形而既足以盡於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
 者義也人物異等仁義不偏此先主之道所以為正非異
 端之比也彼浮屠之於物則固仁之過矣而於其親乃反
 恣然其無情也其錯亂顛倒乃如此而又何足法哉。有
 以齊王愛牛之說明學者求仁之事者曰此心之發在人
 不同能察識存養而擴充之則可以至於仁矣曰此心之
 發固當密察存養而擴充之矣然其明暗通塞之機乃存
 乎平日涵養之厚薄若曰必待其發見之已然而後始用
 力焉則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學者為無所用其力可乎按
 此條因集註預養是心之說而併論之在孟子對齊王時
 意不重此。○四書通一本心也。已發在於擴充未發在於

預養。輯語。君子之於禽獸也。一段是要引齊王不忍之心。向百姓上用。故反就禽獸指出。若謂推此以愛百姓。則道理倒了。即成慈悲平等之謬。愚按。君子之於禽獸。則自隱然有百姓一層在之。於二字前。但此處只合虛涵。不宜明補。一明補。即預占。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兩詰難地矣。此處本義。只是啟王察識。故見生聞聲。與見牛對提。撥兩不忍。與不忍。殺鯨對君子遠庖厨。亦即隱隱與未見羊。一面對見。自來君子用心。亦是如此。其所以為仁術。而王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其心即不忍。見死食肉之心。其術即遠庖厨之術。所以聞言而釋然也。君子遠庖厨。禮記玉藻篇語也。本文加是以二字。蓋是引成語而釋之。王或菴曰。至此似忘却保民而王之旨矣。不知正所以推究保民之本也。蓋齊王足王者。唯此不忍之心。而此心却不能自識。故頻頻以不忍。提醒之。使知足王在此心。即不能已。於何以足王之問。然後可進以推心而歸於保民之道也。啟迪誘掖。多少苦心。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

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

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付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此大夫傷於讒而作。戚戚心動貌。是誠何心哉。夫

子言之。承上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二句。於我心有戚戚。即不忍。殺鯨之心也。但從前是偶觸到此。方能認取耳。

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

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慶源輔氏曰。戚戚心動而有所慘傷也。孟子所言曲

盡其理。故宣王前日之心復動。於中委蛇曲折之意。莫不盡見。而亦莫非吾心本然之善。非從外面得也。向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深得夫開導誘掖之術。則亦何能使宣王前日不忍之心復萌也哉。然宣王此心雖發動。而其端尚微。其體未充。而又未知所以用力推廣之方。故孟子此下復以用力用明用恩之說。以曉切之。蒙引於我心

有戚戚焉此句最重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在此蓋
 前日之不忍者此心也今日之戚戚者亦此心也是心固
 有不待外求○新安陳氏曰此心之足以王十句相照應○
 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此問要知是心足王之
 王或菴曰認真不忍之心方有此問而王半明半暗認此
 應有此問久矣因屢以不忍提醒之而王半明半暗認此
 心不真所以無此問也至此方覺然後追足王語而問之
 一時問答情次可想○精言前孟子云是心足以王是保
 民即在此心內此問此心所以合於王似不敢言足而但求有合者
 心外○按王言所以合於王似不敢言足而但求有合者
 然○此節乃前後過峽自我心有戚戚焉上見齊王以下見
 認我心結上啓其察識之意自此心所以合於王以下見
 齊王尚未知其本而推之以起孟子啓王擴充之端○
 反其本非復言本心之本以齊王自認此心擴充之端○
 仁民仁民而愛物須知由本逮末方能善推所為今王但
 恩及禽獸耳是未知反其本也故下文復與重重詰難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

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
 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
 力焉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

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
 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與薪以車載

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按王既認真此心而問足王之故應舉推心之義告之矣却忽

以喻言空中閃射蓋不如是則事情今恩以下又孟子之
 不透提撥不靈此孟子善於開發處言也忽然打轉易牛本案平地驚雷直破九霄而上奇絕
 言也警絕○新安陳氏曰今恩足以及禽獸二句難得最

梁惠王上 三

緊切乃是一大章文意警策處。下文又以此二句再難以結之。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慶源輔氏曰：惻隱之發於民切，於物緩，皆皆自然，雖然雖至愚之人亦莫不然。然學過者須是臨事體察看教分曉，不可模糊率畧聽其自然，所以難所以易者，且以夫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所以難所以易者，且以凡人言之，推廣此心愛養同類者，其勢便其事易，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資以為用者，使之皆被吾之愛而無傷，則其勢遠其事難，自君人者言之，發政施仁，使民得以遂其生者，其勢便其事易，極輔相財成之道，使庶類繁殖，鳥獸魚鼈咸若者，其勢遠其事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而又有以處之，而使其事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事難者既能有以及之，則以是心而施於勢近而事易與。

之同類而相親，所謂保民而王者，則豈有不能者哉？但自不肯為耳。

南軒張氏曰：親而仁，民而愛，物此天之不替為耳。○南軒張氏曰：親而仁，民而愛，物此天之地之不能保民者，蓋方見牛而不可忍也，豈有於一牛則不能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之愛物，而不著也，然即夫愛物之端，可以知夫仁之理，素其能反說得透切，但是逆透求大欲意而斷之，在本節尚宜渾○說統用力用恩，正獨何與之故，○精言不為也，非不能也，用耳為不用恩，正獨何與之故，○精言不為也，非不能也，而王之易耳，又曰本文只言仁，民易而愛物難，緩切意又前一層，○條辨獨何與固是喚醒他教他，擴充亦仍是喚醒他教他，察識何也，齊王於我心有戚戚，只是察識得一點愛牛之心，不知此心之合於王是猶未察識得愛牛之心，即可為保民之心，且未察識得愛民之心，為緩且難之，心而仁民之心，為切且易之心也，故孟子以舉重不舉輕，見大不見小，譬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使他兩兩較量。

分明而後可語以恩之所以用與其所以推蓋以事功論
與緊能保民處在擴充以道理論與緊能擴充處在察識
十分未有一分認得愛牛之心為不忍而便能推恩以保四
海者也故集註於上節云猶未知反其本而推之於王請
度之節亦曰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前後一線愚按本
文亦皆處處隱藏察識意但太旨自在擴充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

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

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

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

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趙註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是役故不為耳

按此言事長之禮似於為長者三字較有情然如今註極言其不難儘可是心固有不待外求

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蔡氏曰此節只完得不為也非不能也二句之意

姚元素曰孟子既要王擴充何不就以老老幼幼說明與他緣齊王認保民而王甚難故先分疏其孰難孰易使之了然而後告以用力處○集解齊王此問甚呆故孟子只與淺譬之末四句以兩之類代不能不為四字巧為一形字墓寫正善與淺人說法○是心固有四句在本節只極言其無難耳擴充用力之方自有下節在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

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

孟子集注卷一 梁惠王上 梁復堂

入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
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

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

掌言易也或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已可以及人

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為天可者誠能以其心而不

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親疎遠邇無一物不得其所焉

其治豈不易哉○條辨老吾老三句緊承上折枝來見推

恩之易故以天下詩大雅思齊之篇此詩欲文王之德刑

可運於掌指示之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輯語寡妻兄弟家邦

各自有道絕不相同

却只是此理更無兩般其自刑而至而御却又自有序○

舉加雖直捷便當然其中即有次序只一加字內包含善

推之義如字如何入次序看上文刑至御次序已在○玩

而已語勢是從寡妻兄弟家邦反指轉斯心來見其極易

極近以敬動其舉加未便是鋪張推廣也按舉加字即從

上文運掌二字生出舉斯斯字即指不忍之心所以老老

幼幼者加彼合吾老吾幼人老人幼而言引詩正與上三

句相發也○采羽皇曰舉斯心句正對他此心之所以合

於玉引詩以證運掌并前面許多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

不了語一齊証合認作解詩便誤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

故無以保妻子紹開編舉斯心加諸彼恩貴於能推推恩

不推恩則妻子至近無以相維如唐明皇信讒而一日殺

三子豈其無是心哉不推恩則無恩至此爾史言明皇之

友愛也其於兄弟有禮矣而其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

他失道甚多不善推其所為爾

孟子集注本義卷之十一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上

敦復堂

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

難四書通須要看集註三節議論貫穿處始言愛物則曰

同生繼言仁民則曰同類此言老幼幼則曰同氣是

為理一而分殊雖推之有序然皆不過自吾本心而推之

是為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凡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

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

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輯語加字

輕推字重加字籠統說得盡推字漸次說不盡故又添箇

善字善字從彼字生來蓋吾老吾幼人老人幼寡妻兄弟

家邦百姓禽獸皆一彼字包之則其中等殺次第已與足

以保三字中有親親仁民愛物層級實際在○古之人通

指古來王天下者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大欲而言故復

不必粘定文王○新安陳氏曰宋二句再問難以結之十分

推本而再問之○精神文法亦有照應收拾○翼註今王恩

及二句與前段辭同意異前段承有復於王來是說易其

所難而反難其所易此段承善推所為來是說先其所後

而反後其所先獨何與是起下為不用恩此獨何與是

起下與兵構怨○或問小註古之人三句須對下二句看

却已為齊王不善推下針方與舉斯加彼二句微別但以

為推近及遠者發以明齊王能遠遺近之失欲其於此深

識其本而善推之非欲其反推愛物之心以及於仁民也

○南軒張氏曰孟子之意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於人蓋使

之因其愛物以循其不忍之實而反其所謂一本者以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所謂王道也○慶源輔氏曰骨

孟子集注卷之九 梁惠王上 梁復堂

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存疑自古之人所以大過人三句以上答此心之所以合於王意思已盡了。又把他功不至百姓再詰之直。究到他那病痛根源處。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之度待洛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蒙引權雖解作稱錘度雖解作文尺然實當作活字看蓋已含稱量之之意

意。度之謂稱量之也。稱屬權量屬度稱之量之即所以言度之可見權度不得呆作死字看

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

度。又有甚於物者。語類問不知如何是本然之權度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

皆其應物之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又問莫只是無所為而發者。便是本心。曰固是。然人又多是忘了。問如何忘。曰當測隱時。却不惻隱。是也。問此莫是養之未至否。曰亦是。察之未精。問物皆然。心為甚。曰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心之輕重長短。難見。物之差無害。心之差有害。故曰心為甚。又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心是。一事。差。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以。本。然。之。權。度。度。心。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或。問。范。氏。謂。心。有。輕。重。長。短。而。又。曰。當。以。心。為。權。度。試。稱。量。之。語。若。有。病。然。輕。重。長。短。之。當。然。固。本。心。之。正。理。其。為。權。度。而。稱。量。之。者。亦。以。此。心。之。用。而。反。求。之。耳。○紹。聞。編。無。權。則。輕。重。差。無。度。則。長。短。差。物。之。差。在。一。物。心。之。差。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心。之。應。物。其。輕。重。長。短。在。一。物。心。之。則。所。謂。本。然。之。權。度。也。○物。之。輕。重。長。短。在。物。而。其。稱。量。之。則。在。權。度。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因。物。而。形。者。在。

心而度以本然之權度亦在心物易見。心無形物不可無。權度心尤不可失其權度。故曰心為甚。徐澹心固具本。然之權度矣。然或為物欲所蔽。則自有而自失之。若不。本然道義之心。繫度其心。則權度之時不能不失其輕重。長短之用。故語類云。以本然之權度度心。○精言輕重。短在物。權度在心。以吾心之權度度物。之輕重。故隨。所處而無不當。輕重長短在物者。在物之理也。以權度度。之者。處物之義也。○輯語謂心無權度。固非謂心即權度。亦非即此是本。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天本心之異。

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慶源輔氏曰此指宜

王之心偏誠處言之也。必先見得其輕重長短如此分明。了然後究其所以然之故。則吾心之蔽始可去而本然之。理始可復。此孟子所以引物資權度之說而使王自稱量。其心也。○困勉錄上文既言獨何與則宜緊接與兵構怨。

矣。却又說權度一節者。蓋先言民物之不可倒置。然後說。出所以倒置之故也。輔氏說極明。○王或菴曰。是心足王。全在能推而王不能推其故。安在重重反詰。到此王不能。下一轉語矣。文勢至此水盡山窮。看他下文轉變之妙。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

抑發語辭。紹聞編此與他處抑為反語辭不同。按其文士

戰士也構結也。說統與甲兵三句串說與甲兵以危士臣

不保民而功不至於百姓處上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

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穀

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說統此節正

與相應是愛民所以輕短底病根快於心三字正照前不。忍字來於牛不忍其殺觫於百姓則忍驅之鋒鏑之下而

反以為快是豈可以不度孟子前面反覆辨論至此方發其病使他將此殺入與殺牛二事彼此稱量自知輕重長短之所在。條辨然後快於心不是說齊王真快於心只是詰問之辭見王必如此然後快於心麼不然何故以殺入之事而甘心為之也意在俟王舉求大欲以告孟子然後去其大欲之蔽則不能度者乃能度而不能推者乃能推矣。集解請王度之下突接此節王之不能保民者此也不能推恩於民者此也請王自度而王烏可舉此以相答乎故代為之度直指其害以發其病而藥之。四書通上節一心字指本心而言蓋謂本心之中有自然之權度非自外來也此節一心字與後數欲字便非本心矣本心難擴充而欲心易於蔽錮此王道所以不行也

王曰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

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累之也王之所以與兵構怨者將以求吾所大欲蔽之也。說統欲之一字正是齊王受蔽底根源既云不快於是又曰將以求吾所大欲意以不得已為此耳。吾何快於是直是致王之美種惜不能因是以求其所快耳此是他殘忍中隱隱有一段痛楚良心向之觸觥而發者正此物也至是方見孟子既啓其心又發其病然後病可去而心可推。集解輕短之故只指求大欲不指上三事其心尚明於他謂不忍一牛之觥觥獨暗於此是求大欲而不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

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

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

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關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說統孟子亦明知王之大欲不在肥甘五者只借此作襯以形出他

好大喜功之心。王之諸臣二句似冷實是輕視齊王口氣盡在廷之臣不過頭指氣使供耳目體之人耳可謂

齊無人焉我此已語助辭條辨既說上五件又明以王豈意亦只在言外為是哉然則是知其不為是而

故詰之矣未說辟土地等句先以王之所大欲可知已起則又知其必為是而轉難之矣文字起伏不測使齊王不

得不入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統說

穀中來辟土地四項相承說必辟得土地然後朝得秦楚既關土地朝秦楚然後中國為我莅而四夷自我撫矣而字亦要

看。新安陳氏曰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便欲聞桓文霸圖事。按上文王笑而不言王亦自知其為妄難語諸

人所以孟子又為代說痛發其病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

求魚言必不可得按所欲直是王天下事而所為乃出於興兵構怨萬無可得之理緣木求魚攔

頭一板齊王此時直是忽而飛於九天之上忽而墮於九淵之下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始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

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

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

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二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

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

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新安陳氏曰千里者九

山也困勉錄此只大槩說宋以一服八必不能勝即有敗亡之禍

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說統王曰若是其甚此下語有怪而拂之之意孟子却又

說殆有甚焉忙趕再進一針把後災兩字驚動恐嚇他令

他向來一點雄心不怕不灰滅下來後乃舉天下大勢以

較之見得恃力以逞快所欲不遂覆敗隨之則王倘志大

欲安得不另尋一路以圖興王之策故又說箇反本以啓

發他○王或菴曰蓋亦反其本矣一語輕輕撥轉蓋齊王

大欲癡心被孟子掃得十分冰冷更無轉身處只有使民

一路可以轉向而前故下遂以發政施仁告之○蒙引反

本與前註反其本而推之不同前反本以心言此反本即

下文發政施仁是也○語類問孟子論齊王事考之史記

後來無一不驗曰雖是如此已是見得遲了須看他一部

書見得句句的確有必然之驗方是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

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

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

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說統此節承上反本來

欲字正與大欲欲字相應要見得合天下之欲為欲方是

大欲○欲只就上農商旅心上說至孰能禦方說他歸附

孟子集注卷之九 梁惠王上 章

然亦即從上文數欲字見得無兩意。蒙引以一眼入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所謂霸必有大國也。今王發政施仁至孰能禦之所謂王不待大也。按此節方轉合蓋力求所保民孰能禦之正與保民而王莫之能禦相應。

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

首章意同。甫軒張氏曰行王政者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以民困為己任為吾所當為而天下自歸

心焉夫欲朝秦楚益中國自世俗言則以為有志自聖賢觀之苟不本乎公理特出於伎求矜伐之私耳齊主惟汲汲於濟其私非惟不克濟而禍患隨之陷私欲固危道也由孟子所言以發政施仁則公理之所存可大之業自可馴致此天理人欲之分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

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

按上文發政施仁只是太繁說使天下仕者以下亦止歷言其效而未嘗明說其事然齊王到此不覺又為所感動故願求明教而嘗試之蓋有欲見諸施行之意矣故孟子方與言制產。徐倣弦曰孟子畧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說又道幾句王却笑而不言又道幾句王即云吾惛不能進是皆精神鼓舞處亦一篇內機關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

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

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

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慶源輔氏曰恒產常生之業則下文

所言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是也恒心常有之善心則下文所云善與禮義是也緣民無常產所以無恒心故不知禮義而陷於放辟邪侈也若遂從而刑之是誠無異於以羅網罔民欺其不見而取之也。說統此節雖有士與民兩樣只重民上下言無恒產之弊至於罔民可見士既不可多得而民又易至於犯刑此恒產所以不可不制也罔民二字又打動他不忍之心。集解制民恒產最是保民要務此下四節將產之不可不制反覆言之以起末節制產之法蓋使王心意悚動然後與詳言之庶不以空言忽過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畜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恒心也集解是故緊承上恒產所係之大說

來明君即仁人所謂能保民者自其痾瘵斯民言則曰仁人自其智周萬物言則曰明君制字重看必使二字承上制字貫下四句有經畫周詳意驅即教也善即恒心也民從之輕言有所賴藉而為善不難也此是泛言其理至末節方實陳其事。仰足二句是制產周於老幼樂歲二句是制產裕於豐凶驅而之善含下庠序二句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暇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恒心者也徐辨明君制民之產實有下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許多區畫若今之人君却如何也下箇制字蓋彼廢井田之良法或行稅畝或開阡陌妄事紛更自為厚斂亦是從新制一番不然守先王之舊規何至仰不足事俯不足畜。精言樂歲終身苦有謂樂歲苦則終身亦

孟子集注本義匯參 卷一 梁惠王上 齊 敦復堂

苦者非也夫人所以樂有樂歲者以田有餘耳若民無田或有田而不足俯仰無資饒他歲歲樂亦歲歲苦矣所謂木熟之歲而有不足之家也凶年死亡豈能免哉○說統恒心只是一箇虛而言之則曰善實而言之則曰禮義禮義要對放辟邪侈說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新安陳氏曰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發政施仁之本王欲行之謂發政施仁○按上三節俱虛言制民恒產一正一反可謂深切事情到此復畧一束申言反本而後詳制產之法是起下文不是結上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

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王者本之

有也音見前章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

蒙引此保民之實事也所謂及人之老幼而運天下於掌者也○此

章當疊疊看劈初出一王字究其所以至者無他保民而王也又究其所以保民者無他足心足王矣是心足以王如何反其所以及禽獸者而以序行之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天下可運於掌也老老幼幼以及人之老幼如何五畝之宅可以衣帛百畝之田可以無飢雞豚狗彘之畜可以食肉庠序孝弟頌白不負戴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蓋其胸中王道素具特隨時酬應而覓路以開導之耳○說統此節正是制民恒產之法五畝百畝蠶桑雞彘是一定之制其區畫之妙全在樹畜以時勿失勿奪上可以衣帛食肉正與你足以事父母應可以無飢正與俯

足以畜妻子應庠序一段正與驅而之善民從之也輕應
 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也老老幼幼各得其所此等作用
 俱從不忍一念區畫出來所謂仁術也。按五畝之宅三
 段言恒產之制謹庠序之教一段帶言有恒產者有恒心
 正見產之當制也老者二句是民有恒產則保民之道成
 而民各得其保亦只就本國善推所為不忍一民不得其
 所何曾似齊王有求大欲意然而不王者未之有才實實
 見得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千里來龍回翔變化到此為
 結

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

此趙岐本註。集解此節與前對梁王者不異但彼

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
 對小惠言見王者之大道此對霸功言見王者之正道彼
 對上盡心說此跟上保民說。王或菴曰保民而王不但
 為齊王言孟子一生真本領也五畝之宅云云既為梁王
 言又為齊王言蓋保民之實政孟子救世之未作用也井
 田學校皆在其中矣然與梁惠言則前敲後擊而虛設其
 象於中與齊宣言則千變萬化而實陳其說於後其不同

者何與蓋與梁惠對他移民移粟之一事而言即此以形
 彼也要言而不煩也與齊宣則舉善推所為之全體而言
 由心以達政也繁稱而不厭也。在翼聖曰梁惠氣局小
 齊宣氣局大前章一步趕進一步總見盡心如此其難移
 民移粟沾沾自喜殊為可哂此章却一步倒縮一步見要
 至天下不從制恒產處做好大喜功都成沒用按前章一
 步趕進一步只就本節便見此章
 一步倒縮一步乃通上文而言

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

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

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

輯語孟子時民困已極故其告君論政只

重在制產足民而教學明倫雖定說到亦只舉大畧全書
 皆然。翼註全章分五段看首段至是心足至是斥霸崇
 至而許齊王之足至王內保民二字是一章之大指不忍二
 字乃保民之源頭次段至遠庖厨是啓王以察識次段至
 善推所為是啓王以擴充次段至孰能禦之是揣王之不
 能擴充病在求大欲發其病而藥之末段說到制民恒產

正是保民之實政。○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

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

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

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南軒張氏曰：孟子如

對沼上之問及對好樂好貨好色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拒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曾西之所不為，言交兵之不利，則曰其號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宜若未至甚害而攻之，反甚切，何與蓋前數者一病為一事，爾故細繹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體一差，雖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正在乎此。故闢之不可不嚴也。○四書通：此章甚詳，集註斷之甚約，蓋欲黜霸功，則心之所向者

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充者大先王有不忍入之心，斯有

不忍入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

政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功上去

入於彼，必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

此孟子所以斷然以為仲尼之徒所不道也。○文集東萊

呂氏曰：治道有本末先後而言之，亦須有序。孟子先以見

牛啟發齊宣王良心，至語意浹洽，乃條五畝百畝之說，若

未孚信據，及施行古先制度，則或逆疑其迂。吾說格而不

得入矣。朱子復之曰：論治固有秩序，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為

一事。如孟子論易牛制產，本未雖殊，然亦罄其說於立談

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其所

以格君心者，自是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為恐彼疑

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計較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

